



十五面

15位奇幻大师
惊悚新作

欲望的魔镜

原著 ◆ 史蒂芬 · 金 等
译者 ◆ 郭苑玲 等

十五面 欲望的魔镜

15位奇幻大师
惊悚新作

原著 ◆ 史蒂芬 · 金 等
译者 ◆ 郭苑玲 等

责任编辑:莫 仁

封面设计:黄志腾

十五面欲望的魔镜

作 者:史蒂芬·金等

译 者:张琰、郭苑玲、连惠幸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经 销:青海省新华书店

印 刷:青海省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96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7-223-00984-5/I·272 (全一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 ①似曾相识 (1)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 ②狂奔的狗群 (19)
史蒂夫·杜飞(Steve Duffy)
- ③黑色侦探事务所 (37)
彼得·史卓柏(Peter Straub)
- ④橡树山 (127)
派翠西亚·麦奇丽普(Patricia A. Mckillip)
- ⑤复仇记 (143)
麦可·布朗蓝(Micbael Blumlein)
- ⑥帕拉西斯的玫瑰 (165)
豪尔·路易斯·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安得鲁·哈利(Andrew Harley)译自西班牙文
- ⑦珍妮陪我玩 (171)
泰瑞·道陵(Terry Dowling)
- ⑧捕兔的仙子 (211)
狄莱亚·薛曼(Delia Sberman)
- ⑨公爵之死 (227)
爱伦·库须纳(Ellen Kusbner)
- ⑩黑猫之屋 (241)
仓桥由美子(Kurabasbi Yumiko)

⑪教堂里的恶魔	(247)
莎拉·道格拉斯(Sara Douglass)	
⑫虫 害	(277)
泰瑞·兰斯里(Terry Lamsley)	
⑬赫舍尔	(315)
茱蒂·巴德尼兹(Judy Budnitz)	
⑭与雪后同游	(323)
凯丽·林克(Kelly Link)	
⑮风水轮流转	(343)
布鲁斯·格拉斯科(Bruce Glassco)	

似曾相识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史蒂芬·金——〈似曾相识〉

一个与丈夫踏上二度蜜月旅程的妻子,对沿途风景不断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到底这一连串的恐怖预感,只是她荒谬的联想,还是无法逃脱的死亡预告呢?

史蒂芬·金 出生于一九四七年，是当今最受欢迎、作品最广为人阅读的作者之一，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就有二十六部之多，如《绿色奇迹》、《刺激一九九五》、《别闯阴阳界》、《进入坟场》等等。其在灵异恐怖及心理方面的力作备受称道。他近期的小说有《一袋骨头》和《爱上汤姆·戈登的女孩》。

本篇故事原刊于《纽约客》杂志，可以算是史蒂芬·金的再出发，因为它是一个现代幻想故事，而不是恐怖故事——虽然它确实有一丝令人不安的意味。这是一篇精雕细琢的故事，探讨记忆、时间、情感关系的脆弱的亲密性。

佛洛依,那是什么?唉,糟了。说这句话的男人声音感觉有点熟悉,但是他说得话只是一小段没头没尾的对话,就像你用遥控器转台时听到的那样。她的生活中没有人叫佛洛依。不过,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在她看见那个穿红围兜的小女孩之前,她就开始听到这些没头没尾的话了。

但是小女孩却使这种感觉变得强烈。“噢,噢,我有那种感觉了。”卡萝说。

穿围兜的女孩蹲在闻名叫“卡森”的乡间市场“啤酒、酒类、新货、新鲜鱼饵、乐透彩券”——的前面,鲜红的围兜裙塞在大腿间,正在玩洋娃娃。洋娃娃有黄色的头发,肮脏,是那种身体浑圆、有填充物而没有骨头的娃娃。

“什么感觉?”比尔问。

“你知道的。就是那个只能用法文说的感觉,你知道的嘛。”

“似曾相识(deja vu)。”他说。

“就是这个。”她说,并且转过头去又看了小女孩一眼。她将会拎着娃娃的一只脚,卡萝想,她会倒提娃娃的一只脚,让娃娃那脏兮兮的黄头发垂散着。

不过小女孩却把洋娃娃丢在商店粗糙的灰色台阶上,跑去看一条关在旅行车后座笼子里的狗。然后比尔和卡萝·谢尔顿夫妇开过一个转弯,商店就看不见了。

“还有多远?”卡萝问。

比尔抬起一边的眉毛,一边嘴角挤出笑涡——抬左眉,露出右嘴角的笑涡,永远是这样。这个表情在说,你以为我有兴趣听吗?我真的是烦死了。这是我在这个婚姻中第九千万万次的烦死了。不过你并不知道,因为你只能看到我距外表两寸的内在,然后你的视力就不行了。

但是她的视力比他以为的要好,这是这桩婚姻中的秘密之一。也许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秘密。而当然啦,也有他俩共同守着的秘密。

“我不知道,”他说,“我从没来过这里。”

“不过你确定我们走的路没错吧。”

“一旦你过了堤道，驶进山尼伯岛，路就只有一条了，”他说，“这条路一直通到卡普提瓦就没了。不过在到那里之前，我们会先到棕榈屋，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眉毛的弧度变缓，那个笑涡也开始消失。他又回到她所谓的“四平八稳”的那个表情。她也不喜欢“四平八稳”的表情，不过没像抬眉毛、露笑涡那么不喜欢，也没有像说了他认为愚蠢的话后，他嘲弄的问“对不起，你说什么？”那么不喜欢，或是他想要表现正在深思时，把下嘴唇掀出的习惯那么不喜欢。

“比尔？”

“嗯？”

“你认识什么叫佛洛依的人吗？”

“有一个佛洛依·丹宁。我跟他在高三时开了一家点心店。我跟你说过的，不是吗？有一个星期五他偷了卖可口可乐的钱跑到纽约跟女朋友度周末。学校要他休学，还把他女朋友退学了。你怎么会想到他呢？”

“我不知道。”她说。这答案要比告诉他，跟他一起念高中的佛洛依不是她脑中声音所说的佛洛依容易。至少她认为不是这个佛洛依。

二度蜜月，大家都说这叫二度蜜月，她想，一边望着八六七号公路两旁的棕榈树，路边上有一只白鸟在神气活现地走着，像是一个愤怒的传道士，还有一块招牌，上头写着，“塞米奴野生动物公园，每车门票十元”。佛罗里达，阳光之城、好客之城，更不用说是二度蜜月之城了。佛罗里达比尔·谢尔顿先生和麻城林恩市的卡萝·欧尼尔小姐二十五年前初次蜜月旅行就是到这里。不过那次他们是在另一边，也就是大西洋的海边，住在一小片木屋区，房里的五斗柜里还有蟑螂。他简直就没停过。不过那倒还好，那时候我喜欢有人碰我。我希望自己像“乱世佳人”电影里头的大西洋城那样被烈火烧熔，而他的热情熔解了我，他重新将我塑造，再将我烧熔。而今，已经是银婚了。二十五年是银婚。有时我会有那种感觉。

他们驶近一个转弯,她想:路的左边会有三个十字架,两个小十字架立在一个大十字架内侧,小十字架是用夹板做的,中间的大十字架是白桦木做的,上头还有张照片,一张小小的相片,相片中的人就是在一个喝醉酒的夜里开车在这个弯路上出事的十七岁男孩,他的女友和女友的朋友们就在这里立起十字架——

比尔开过了转弯处。一对胖胖的里亮乌鸦从贴在碎石路面上的什么东西身上飞起。它们之前吃得太饱,卡萝还怕它们来不及飞离开呢。但是路上没有十字架,路左边没有,路右边也没有。只有路中间被车子辗过的动物或是木块之类的,此刻正在一辆驶过的豪华轿车车底下。

佛洛依,那是什么!

“怎么啦!”

“呃?”她看着他,感到有些困惑,心思有点混乱。

“你身体上得挺直。背抽筋了吗?”

“很轻微。”她把身体一点点坐回原样。“我又有那种感觉了。似曾相识。”

“那感觉消失了吗?”

“是的。”她说,其实她骗他。这感觉只稍稍退了一些,但也仅只如此而已。她从前也有过这种感觉,只是从来没有这样连续不断。它会浮上来,再退下去,但却没有消失。从她脑袋里那个佛洛依的事情开始以后,然后是那个穿红色围兜的小女孩,她就一直感觉到它。

但是,说实在的,她不是在这两件事之前就感觉到一些事了吗?不是在他们走下李尔三五式飞机的台阶,进入迈尔斯堡阵阵袭人的高热时,就开始了吗?还是更早?从离开波士顿就开始了?

他们将要离开到一处叉路路口。上方有一个闪黄灯,她想道,右边是一片旧车场,还有一个“山尼伯社区戏院”的牌子。然后她想,不对,这会像是那些并不存在的十字架一样。感觉虽然很强烈,但却是错误的。

又路口到了。右边是一处旧车场——“棕榈谷汽车公司”。卡萝感到一阵真正的焦虑,像是被一种比不安更锐利的东西刺了一刀般。

她告诉自己别傻了。佛罗里达州

一定到处都是汽车场,如果你预言每一个叉路路口都有一处、迟早平均率都会使你变成一个先知。这是灵媒用了千百年的把戏。况且,这里也没有戏院招牌。

可是这里却有另一个招牌。是圣母玛利亚,她童年岁月中的鬼魅,只见它伸出双手,就像她奶奶送她十岁生日礼物的圣像牌子时,她伸出手的模样。她奶奶当时把牌子按在她手心,把链子绕在她手指上,并且说:“你长大后要时时戴着它,因为苦日子就要来了。”于是她无时无刻不戴着它。在“天使圣母”小学及中学就读时她便戴在身上,然后是读圣文生保罗高中时。她一直戴到牌子旁边的乳房发育了,然后在某个地方可能是班级旅行到汉普顿海滩的时候——她把它的弄丢了为止。坐巴士回家的路上她头一次和人舌吻,她尝到那个男孩吃过的棉花糖的味道。

那块早就不见了的牌子上的玛利亚,和这块招牌上的玛利亚,表情完全一样,那种神情会教你因为有不纯洁的思想而愧疚,哪怕你想的只是一份花生酱三明治。在玛利亚下方的招牌上写着:“慈悲圣母博爱会帮助佛罗里达城无家可归的人们请帮助我们!”

嘿,玛利亚,那是怎么回事——

这次不只一种声音了,有很多人的声音,有女孩子的声音,吟唱着的鬼魅声音。有些奇迹是很寻常的,有些鬼魅也是寻常的。当你年龄渐长,你就会发现这些事。

“你怎么啦?”她知道这个声音,就像她知道他那种抬眉毛,挤笑涡的表情一样。这是比尔那种“我假装很生气”的语气,这种语气代表的其实是他真的生气了,至少有一点点生气。

“没事。”她投给他一个她能装出来的最佳笑容。

“你真的不像你平常的样子。也许你不应该在飞机上睡觉。”

“也许是吧。”她说,这话也不只是要讨他欢喜。毕竟,有几个女人能在结婚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到卡普提瓦岛度二次蜜月?能搭包机来回?能在那种再多钞票都不够用的地方往上十天,能在你想要找人给你按摩的时候,叫来一个大块头的瑞典美女,到你有六个房间的

海滩度假屋里,把你痛捶一顿?

最初的情形不是这样的。她和比尔初次认识是在高中参加外地舞会时,三年后两人往大学再次遇上(又一个平凡奇迹的例子)。结婚之初,比尔担任管理员的工作,因为当时学电脑的工作机会并不多。那是一九七三年,电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他们住在雷维尔一个破烂肮脏的公寓,整个晚上人来人往,会到住在他们楼上的两个病黄皮肤的家伙那里买毒品,没完没了的听着六〇年代那些疯狂的唱片。卡萝从前常会睁大眼睛躺在那里,等那些喧嚣开始,心里想:我们一辈子也脱离不了这里了,我们会老死在这个充满吵杂音乐与可恶的汽车碰撞声的地方。

交班后已经累得半死的比尔,总是侧着身子在喧闹中一径睡去,有时候他一只手会搭在她臀部。如果他的手不放在那里,她也常会把它放在那里,尤其是楼上那些家伙在跟顾客吵架的时候。比尔是她的全部。她跟比尔结婚的时候,她的父母亲几乎跟她脱离关系。他是天主教徒,但却是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天主教徒。奶奶曾经问她,为什么要跟那个人人都看得出他很穷的男孩在一起?她怎么会喜欢他说的那些愚蠢的话?她为什么要伤父亲的心?而她能说什么呢?

从雷维尔到四万一千尺高空上的私人喷射机,是段漫长的距离;到这辆租来的车,也是段长远的路——这辆车是“皇家维多利亚”,黑帮电影里那些好人总是称它“皇家维克”。而这辆车要前往的地方,费用可能高过……哎呀,她甚至懒得去想。

佛洛依?……噢,糟了。

“卡萝?现在又怎么啦?”

“没事。”她说。前方路边有一幢小小的粉红色平房,门廊两侧是棕榈树看到那些缝状的树梢衬着蓝天,使她想到低飞而来的日本零式轰炸机,机翼下的机关枪开火射击,这种联想显然是一个年轻人在电视机前虚度时光的结果而当他们车子经过的时候,会有一个黑人妇女走出来。她会把手用粉红色毛巾布擦干,并且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们的车开过去,心想这是有钱人坐在“皇家维克”大轿车里,朝卡普提瓦前去,而她却根本不知道卡萝·谢尔顿曾经睁眼躺在一个月租九

十元的公寓里，听着楼上的唱片和毒品交易，感觉到内心有某个东西是活生生的，这个东西使她想到在一场宴会中掉在帘幕后面的香烟，体积虽小而且没有人看到，但却在布料旁边闷烧。

“亲爱的？”

“没事，我说了。”他们驶过了平房。没有女人出现。倒是有个巨人——而且是白人，不是黑人——坐在一把摇椅上，望着他们过去。他的鼻子上架着一付无边眼镜，他的大腿上也放着一片破烂的粉红色毛巾布。

“我现在很好。只是急着想赶到那里，换上短裤。”

他的手摸着她的屁股——结婚之初他常常摸的地方——然后又往里面悄悄伸去。她想要阻止他，但却没有。毕竟这是他们的二度蜜月，同时这也可以让他那种表情消失。

“也许，”他说，“我们可以稍微停一下。你知道，在洋装脱下来以后、短裤穿上去以前。”

“我想这个主意很好。”她把他的手放在他手上，用力握了握。前头是一个招牌，车子驶近后会看到上头写着“棕榈屋，前方三哩左边”。

这个招牌其实写的是“棕榈屋，前方二哩左边”。在这块招牌后面是另一个招牌，又是圣母玛利亚，双手向外伸出，头部周围有一些不太像是光圈的灵光。这回上头的字变成：“慈悲圣母博爱会帮助佛罗里达州的病人请帮助我们！”

比尔说了一句话，她听不懂他的意思，但是显然这是一句玩笑，所以她笑了下。

一个招牌会是“慈悲圣母博爱会帮助佛罗里达州的饥民”，不过她不能告诉他。亲爱的比尔。虽然他有时候会有那种愚蠢表情，有时候会说些语焉不详的话，但仍然是她亲爱的比尔。“他非常有可能离开你，你知道吗？如果你能忍受得了，这恐怕就是你能期待的最幸运的事了。”这是她父亲说的。亲爱的比尔，他证明了就这么一次，就这么重要的一次，她的判断要比她父亲好得多。她付出了代价，没错，不过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的。

她的头很痒。她心不在焉的抓着，一边等着看下一个“慈悲圣母”的招牌。

这么说是很可怕的，不过当她失去腹中宝宝的时候，事情开始有了起色。那是在比尔才在“海滩电脑”工作之前不久，那时候正值电脑业开始蓬勃之际。

失去腹中宝宝，流产了——他们全都相信，只除了比尔也许例外。她的家人当然都相信：爸、妈、奶奶。他们说的是“流产”，如果有这种事，天主教徒的说法都是“流产”。她们在跳绳的时候有时候会唱“嘿，玛利亚”这首歌，她们跳的时候觉得很大胆、又觉得很罪过，制服裙子在她们结痂的膝盖上掀起又落下。那是在“天使圣母”学校，如果你在“处罚时间”中被逮到，在向窗外看，安诺西塔修女就会用长尺打你的指节，杜赖提拉修女也会告诉你，一百万年的时间只不过是永恒那无穷的时钟上的第一声滴答（而你可以永远待在地狱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很容易）。在地狱里，你永远要被烈火烧炙皮肤、被烈火薰烤骨头。而此刻她人在佛罗里达，此刻坐在“皇家维克”的大轿车里，坐在先生的旁边，而他的手仍然放在她的膝间，她那身洋装会弄绉，但是如果这样能使他脸上不要有那种神情，谁管它？然而那种感觉为什么不停止呢？

她想前面会出现一个邮箱，侧面印着“雷兰”，正前方有个转印的美国国旗图样。不过后来出现的那个姓名是“雷根”，而国旗却是张贴纸，信箱倒是有的。她预测会有一只小黑狗轻快的在街道的另一边跑着，低头嗅着，结果果真有那只小黑狗。她又想到那铜招牌，没错，“慈悲圣母博爱会帮助佛罗里达州饥民请帮助我们！”

比尔用手指着。“在那边——看到了吗？我想那就是‘棕榈屋’。不，不是招牌那边，是在另一边。到底为什么他们要让人在这里立招牌？”

“我不知道。”她的头好痒。她抓抓痒，于是眼前落下一片片黑色头皮屑。她看着手指，害怕的发现指尖有黑黑的污垢，好像有人刚刚要她捺了指纹印。

“比尔？”她用手指梳过金色的头发，这回头皮屑更大了。仔细一

看,这些不是皮肤的碎屑,而是碎纸片。其中一张上头还有张脸,从焦黑处探出来,像是一张洗坏底片上探出的脸孔。“比尔?”

“什么?怎——”然后他声音完全变了,这要比车子偏离道路更吓到她。“老天,亲爱的,你头发里面是什么?”

这张脸看起来是泰瑞莎修女的脸——或者因为她一直在想着“天使圣母”?卡萝把纸片从衣服上拿下来,想要拿给比尔看,但纸片却在她还没给他看之前就碎掉了。她转头看他,却发现他的眼镜熔到他的脸颊上。他的一只眼睛从眼窝里迸出,像葡萄般爆裂,喷出鲜血。

我早就知道了,她想。甚至在转头以前,就知道了。因为我有那种感觉。

只见在树中间鸣叫。招牌上,玛利亚伸出双手。卡萝想要叫喊,想要叫喊。

“卡萝?”

是比尔的声音,从一千哩外的地方传过来。然后是他的手——没有按在她膝间的洋装上,而是在她肩上。

“你还好吗?”

她睁开眼睛,看到灿烂的阳光,耳朵听到李尔式喷射机引擎稳定的嗡嗡声,还有耳膜感到的压迫感。她把目光从比尔略微焦虑的脸孔转向飞机机舱内温度表下方的指针,看到飞机已盘桓降到两万八千尺高。

“要降落了?”她说,声音呆滞的又对自己说了句,“已经要降落了?”

“很快吧!”他口气很满意,好像驾飞机的是他,而不只是他花钱雇人驾驶而已。“驾驶说我们再过二十分钟就可以在迈尔斯堡降落了。你看起来好紧张啊。”

“我做了个噩梦。”

他笑了——是那种“你真笨得可以”的洪亮笑声,她已经越来越讨厌这种笑声。“你的二度蜜月里不准做噩梦。是什么噩梦?”

“我不记得了。”她说,这是实话。她只记得比尔的眼镜熔遍全

脸；还有五六年级她们跳绳时念的下流歌谣，她只记得一部分，但有一段关于玛利亚的却记不得了。

玛利亚帮助佛罗里达州的病患，她想，但她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哗”的声音响起，驾驶打开“系安全带”的灯。他们要开始最后一次下降。让嘈杂骚乱开始吧，她想，并且系上了安全带。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他一边系上安全带一边问。这架小喷射机飞过一片充满上升气流的云层，驾驶员座舱里另一名驾驶作了些微调整，飞机再度平稳了。“因为通常你刚醒来的时候，仍然会记得。即使是不好的梦。”

“我记得学校里的安诺西塔修女，还有处罚时间。”

“那可就是噩梦了。”

十分钟后，起落架在一声哀鸣声中放下，又过了五分钟，他们便降落了。

“他们应该把车直接开到飞机旁边的。”比尔说，他已经开始展现那套 A 型人格特质的臭屁了。她不喜欢他这一点，不过至少不像对那宏亮的笑声和各种神气活现的表情那么讨厌。“希望没出什么状况才好。”

没有出状况啦，她想，那种感觉再度袭向她。再过一两秒钟我就会从我这边的窗户看到车子了。那是一辆佛罗里达度假车，一辆庞大的白色凯迪拉克，或许是一辆林肯——

啊，车子来了，证明了什么？呃，她猜想，这证明了有时候你会产生似曾相识感，而你以为即将发生的事的确就会发生。结果车子不是凯迪拉克，也不是林肯，而是一辆“皇家维多利亚”——马丁史柯西斯的帮派电影里，黑帮分子绝对会叫它作“皇家维克”。

“呼！”他扶她走下阶梯，离开飞机时她说。炎热的太阳使她感觉头昏。

“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事，真的。我只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猜是做梦残留的感觉吧。好像我们曾经来过这里。”

“那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说，并且亲了亲她脸颊。“来吧，让嘈杂骚乱开始吧。”

他们走到车子旁边。比尔把驾照给把车子开来的年轻女郎看。卡萝看到他打量了她的裙边，然后才在她拿着的档案夹板上的纸上面签名。

她会把板子弄掉，卡萝心想。现在那个感觉更强烈了，好像你坐游乐园的游园车，车子开得太快，你突然发现你正要离开“欢乐岛”进入“呕吐王国”。那个女人会把板子掉在地上，而比尔会说“不妙”，并替她捡起来，趁势打量她的双腿。

但是这个租车公司的女人并没有弄掉板子。一辆白色厢型车出现，要送她回到巴特勒航空公司的航厦。她朝比尔露出最后一次的笑容——至于卡萝，她是完全不理睬——然后打开前驾驶座旁的门。她正要上车，却滑了一跤。“哎呀，小心。”比尔边说边扶着她的手，让她稳住。她又给了他一个笑容，他给她那双修长美妙的腿一个再见的眼神，卡萝站在他们越堆越高的行李旁边，心想，嘿，玛利亚……

“谢尔顿太太？”副驾驶说，他拿着最后一件行李，里头放着比尔手提电脑的箱子，他的脸上满是关切之情。“你还好吗？你的脸色好白。”

比尔听到这话，便把视线从驶离的白色厢型车转回来，他的脸上充满忧虑的神色。如果她对于比尔最强烈的感觉，便是她对比尔惟一的感觉，那么当她发现他秘书的事情时，就应该离开他了。但是这其中还有其他的感受。比方说，爱。静止的爱。是一种穿教会学校制服的女生不会猜想到的爱，一种长满杂草，强韧得不容易死去的爱。

况且，将两个人连系在一起的也不只是爱情。秘密也可以将他们连在一起，共同的历史也可以，还有你付出的代价。

“卡萝？”他问她。“亲爱的？你还好吗？”

她想要告诉他说不好，她觉得不好，她要溺死了，不过她还是挣扎露出了个笑容，并且说，“只是太热了，如此而已。我觉得身体有点虚。让我坐到车里打开冷气，就会没事了。”